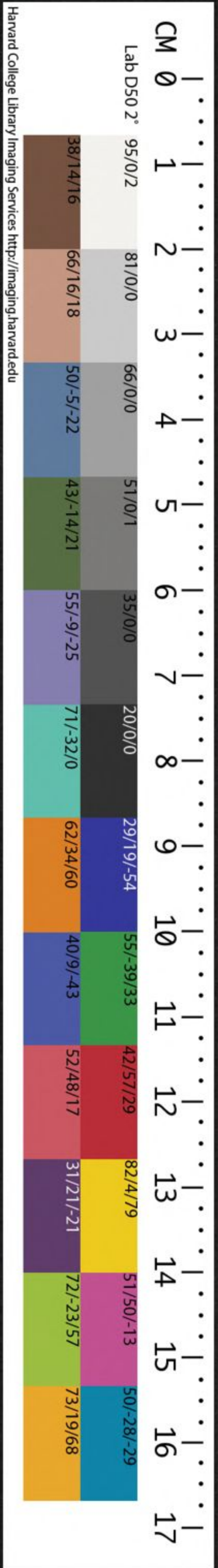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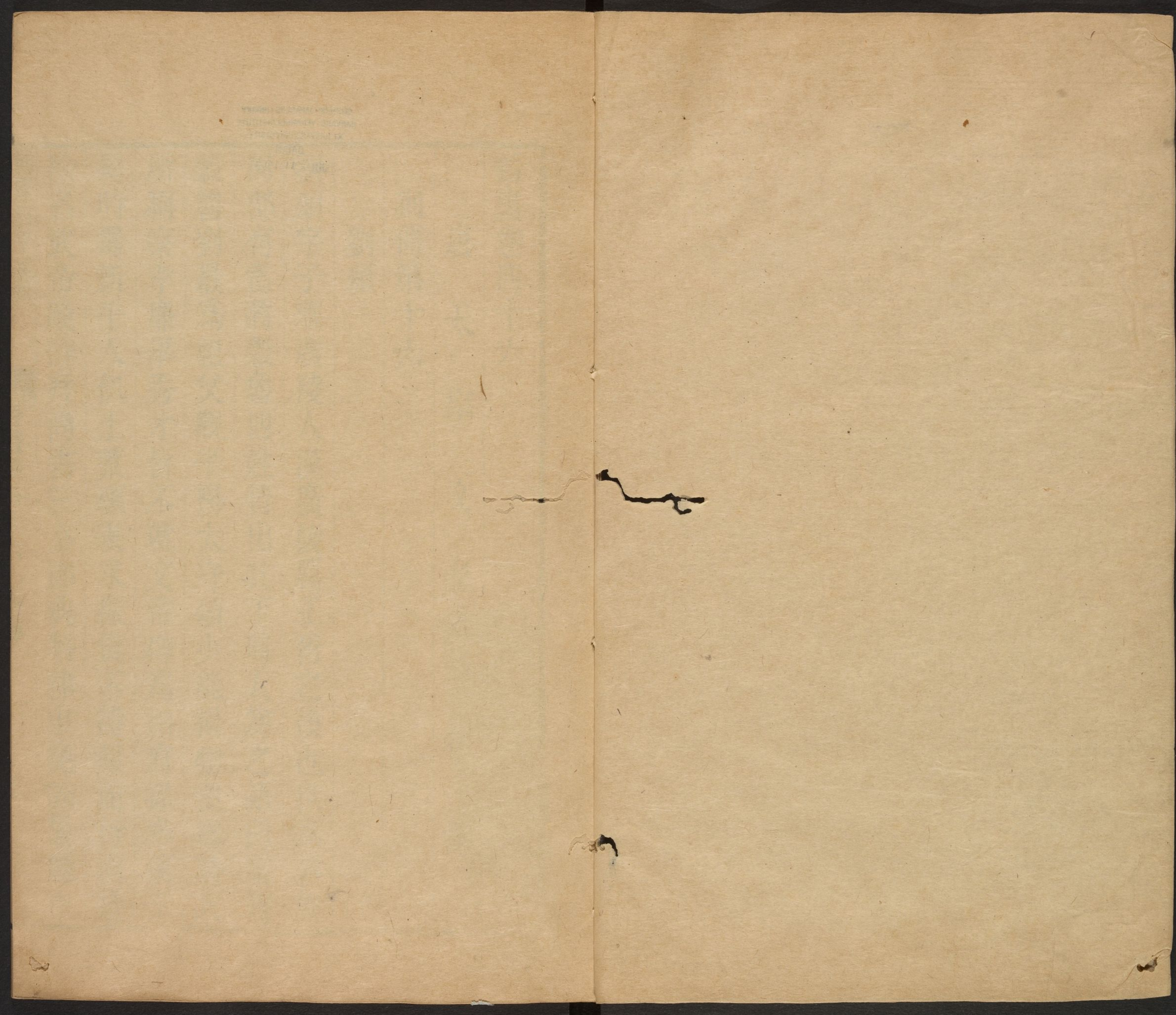


T2571/3202(13)

晉書

卷四十六
之五十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AIAN
JUL 11 1963

晉書卷四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襲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

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王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

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

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以叅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

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闔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

功臣之屑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旣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

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
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
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
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
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
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
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
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
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
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

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
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
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
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
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
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
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
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
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
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

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
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
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
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
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
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
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
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
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
爲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盛

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
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
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
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
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
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
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
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
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

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

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

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

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克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克實乃

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

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肩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

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
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
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
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
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
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
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
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
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
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

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
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
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守
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
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
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
之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
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
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大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反一朝
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

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

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畧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

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
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
久卽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
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
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
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
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
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
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
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

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
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
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
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
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
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
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
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
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
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

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
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
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
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
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
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
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
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
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
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

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
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
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
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
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
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
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
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
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
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

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

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揆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遠巡至今

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
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
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
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
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
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
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
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
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
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

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
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
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
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
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
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
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旁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
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
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

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
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
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
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
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
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
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
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
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
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

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
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恒傷過
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
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
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
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
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
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
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

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

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

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前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隲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前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叅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

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

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

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隳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

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

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尙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道也故所滯者寡而所

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
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
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
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
鄲驛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叅以
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尙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
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
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
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
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叅論司

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
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
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
素之日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
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
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
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復禮
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
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

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爲
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
不要名絕迹窮山緼羈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遜逸
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
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
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
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
黨之議旣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
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
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

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
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
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
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
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
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
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
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揆求隱逸咸寧二年
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
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

晉書卷四十六 列傳
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
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
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
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
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
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第
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
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歛之地詔
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
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
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遊日西
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
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
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
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
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
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
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卷四十六

晉書卷四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七

傅立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立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韓魏扶風太守立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將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

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立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卽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立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立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

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立草詔進之立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旣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業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

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
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
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蒞事而坐
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
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
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
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
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
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
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

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
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
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
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
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
也今文武之官旣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
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
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
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
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

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

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况皆

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母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立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立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立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

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懇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

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

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

音書卷四十七 列傳 九十一
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羗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立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立位在卿下立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立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立不敬立又自表

不以實坐免官然立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立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立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立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

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

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

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郤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郤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

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幾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

年至於萬幾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
自居此雖謙尚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
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
旣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
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
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
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恠款言豈在多時
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
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
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

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
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
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
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
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
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
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
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
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
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

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
故致忿耳安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
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
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
事聖人且猶不免疑况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
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
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
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
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
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

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
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
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
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
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
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
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
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
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
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
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
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
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
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
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
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
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
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頌頌觸猛獸之鬚
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

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
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
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
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
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
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
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
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
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
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

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責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
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
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
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
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
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
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
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
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

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
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旣駑弱不勝重任加
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
上聞謬詔旣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
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
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
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勵慮於愚戇將必
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旣無赫然之舉
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
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

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

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旣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

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旣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閹塞旣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

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恠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 十五
太傅叅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萊堰至

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旣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婿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期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

御史輿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卽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

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
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
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
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主
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
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
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
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
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
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
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
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卽位轉吏部郎
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冲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
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
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
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
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
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
傳立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
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
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
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
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其
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祇
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
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
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袞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晉書卷四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傅立傳父幹魏扶風太守○幹監本訛韓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晉書卷四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
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
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
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
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
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

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卽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

若加諸滕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

累遷議郎武帝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慄慄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

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

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旣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

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圜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

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
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
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
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
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
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
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
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
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

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
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
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
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疆
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
疆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
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
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
國之疆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疆大是爲太山之
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

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
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
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
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
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
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
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
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
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
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

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
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
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
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
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
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
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
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
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

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疋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竝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尙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

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萐莆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竝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

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

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
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
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所聚也而無
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
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
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
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
臣之悽悽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
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
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

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
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諤諤
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
口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
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
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
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
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
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
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

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義
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
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
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
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
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
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
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所謂賢者不賢忠
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
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

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於鳴條
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
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
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
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
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
三年而後歸于亳旣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
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旣衰諸侯竝
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
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

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殺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

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競逐項羽旣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旣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尙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

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
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
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逮成帝委政
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
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
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
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
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尙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
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尙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

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
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
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
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
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
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
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
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
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

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

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

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
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恒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
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
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
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
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
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
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
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
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美於有

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蠻荆者故宜
疇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
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
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
則簞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
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
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
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

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
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尙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
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
念犬馬之勞思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
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
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
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
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

每興軍渡河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
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
今州郡督將竝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叙
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
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
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
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
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竝據有連城之地縱
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繫弱於雲
夢尙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

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肩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禮秩竝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

未嘗存也况夫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

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楊駿舍人轉安
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
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
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
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
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
遂不能用河間王顥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
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適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

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
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
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
擊鍾鼎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疎廣
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
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
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
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
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
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

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適可以
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
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
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
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
尙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
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
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尙書僕射裴頌明允恭肅體道
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學行自
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

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
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
共論議於前勅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
愆改過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
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祇
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
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
孝父没事母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
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成就前
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

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
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
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
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
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
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恹恹之誠皆
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
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
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

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
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死也夫過
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
上疏曰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
陳衛太子之寃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
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恨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
竟使太子流離沒命許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
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
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

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
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冤魂之痛
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
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
周誅二叔漢掃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
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
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旣使上厭至望以崇孝道又令不
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旣信好讒危害太子復用望
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
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

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
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
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
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
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
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
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
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弑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
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
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

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懼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疆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興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

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道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

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竝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曹參笞窋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

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旣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專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安有逸豫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

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
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
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
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
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
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
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間之
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爲愚怯亦
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
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

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
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
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
太子曰閭兒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
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
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
貴之潘岳繆徽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
晏然莫不爲恠今詔書暴揚其罪竝皆遣出百姓咸云
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徽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
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

轢其冢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
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
朗有才力長子亨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
得之官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爲晞所
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寃然皆懼亂政之慘夷
懼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
聲閭續伯官旣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
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
忠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

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
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
之尙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旣相侔名亦俱泰續伯區
區輿櫬陳暮偪茲淫嬖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段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由綱目作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

臣宗楷

按綱目漢

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月青龍見魏靡陂井中水經注靡陂在郟縣縱廣可十五里此靡字當係摩字之

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晉書卷四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族弟放 咸子瞻 放弟裕 瞻弟孚 從子脩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

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
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
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
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
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
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
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
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尙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
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
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
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
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
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
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
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
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

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恠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

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旣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旣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

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

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褙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二云留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

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太僕王瞻亦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

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
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
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
雅重之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
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
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叅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
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
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
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

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
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
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
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
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
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於
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
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卽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
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

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

庶子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卽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尙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尙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温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

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
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
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
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顛卒
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踈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
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
子從孫廣嗣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
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着生時衣服若
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
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
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
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
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
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
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
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
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亶亶之
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

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
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
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
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
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
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
唐廷鸞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
爲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
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轉太傅行叅軍太子洗馬避亂
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爲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顓淮南內史放少與孚竝
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
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
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
冲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
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
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
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
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爲吏部
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

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遠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爲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爲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爲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卽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爲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

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爲言之萬敘說旣畢裕以傳嘏爲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

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竝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竝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旣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叅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

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竝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

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爲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

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

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尙子平臺孝感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
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
施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
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
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
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
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
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
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
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疾顧
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
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
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
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
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
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
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
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

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宗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剝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慝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訥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

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疇事與願違邁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

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

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

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旣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竝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竝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

于時日薄虞泉寒永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

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

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

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
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
裸羸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叅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
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續典農中郎將父衡以
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
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竝奇之永興中長沙
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
衣就罰曾無忤容旣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

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
士王玄阮修之徒竝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
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
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
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叅軍事鯤以時方
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
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
懼色便於窻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
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弼功

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勅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尙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

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尙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顛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麓疎邪二子

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顛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叅軍王嶠以敦誅顛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勲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勲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

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旣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尙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敬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

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竝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
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罔賜爵
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
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
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
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
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
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
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

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
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
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
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
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
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湛中書郎卓少希放達

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未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

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廐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尙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聞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

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畧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旣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叅

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竝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儔也王敦旣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

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
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
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
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
生勒馬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
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
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
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
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

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
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
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
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
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
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
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
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
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
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

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茶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
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
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
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昌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
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
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
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

至京師胡母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
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
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
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
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
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卽辟焉書到
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
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
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
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

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蹠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埴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歛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
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晉書卷五十九
唐書卷六十九
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
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
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
鄴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
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

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鄆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

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罔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

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鷓鴣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疎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

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諡崔褒歎曰魏顛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諡曹志而諡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諡爲定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
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
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踠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
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
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
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
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鄆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
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
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
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

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
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
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
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
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
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
屈之是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
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
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
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

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

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

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

蒞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疎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

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
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
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
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斂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
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
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
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
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

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
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斂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
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
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斂
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
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旣
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
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
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

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
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
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
豪鋒之半飄飄立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元與自然
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
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
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豷常靜默無爲叅東海
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僑異豷在其中
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
弼之亞豷甚知之每日郭子立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

太傅主簿任事專勢豷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
昔之意都已盡矣豷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
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豷更器嶠目嶠森森如
千丈松雖礪礪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
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豷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
越於衆坐中間於豷而豷乃頽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
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
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
不與豷交豷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豷曰卿自君

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
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
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
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
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註外而爲解義妙演奇
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

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
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註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
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叅征
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
以賈充姦佞與任歆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
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
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

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爲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

怒厲聲名公臨時諛譎遂至荒越禮八十月制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烏之不若充爲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

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爲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

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爲敦敘風俗以人倫爲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爲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爲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

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
違禮又今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犯
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
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關
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旣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
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
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無闕孝
養之道爲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莫尚於
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
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制削

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
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
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
多遂至沉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
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
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
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
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
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

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敬先衆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郡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白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长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

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

俾出童叟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昉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昉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昉坐免官初昉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昉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昉以爲愧恨至是毀純昉旣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史中丞轉尚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

少府年六十四卒子勇

勇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勇與博士太叔廣劉暉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八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

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昔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

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三千里違舊章矣莠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整褚翊等奏莠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莠等八人付

廷尉科罪勇父純詣廷尉自首勇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勇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駿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駿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勇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勇是議主應爲戮首但勇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

勇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肩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

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
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
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
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
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
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
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
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諡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
歸全易箆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
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疆

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
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
何寄乎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
行已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
焉秀性惡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
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按小才乃居伐國大任
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
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
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

皓降于王濬充未知之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鄧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鄧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

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

劉暉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
倖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
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
土作牧東藩遠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
軌儒門蹇蹇匪躬悽悽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
身雖蹙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
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
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
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
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酣營斯作象旣攘善秀惟癉惡
勇獻嘉謀幾趨鼎鑊

晉書卷五十一

五十一 列傳 五十一

